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
老年学者文库

对山集

下
册

(明)康海著 金宁芬一校点 考释

五言古詩

觀史

三年

漢武負才畧天廐育鴛駘
徘徊視東方朔詔士抱千里姿
不得凌九垓仙人王方平往
讀書窮巷中志閑履難諧
不如屠沽子乘時入夫各有遇
胡為卑艸萊君看吳王門亦能
三年不相見相見轉愁絕
來自庭中門掩不如紅絲盤
繁止堦側初言睽違長火

非外借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(明) 康海 / 著 金宁芬 / 校点 考释

对山集

下册

觀史

五言古詩

漢武負才畧天旒育懿駘徘徊視東方朔

士抱千里姿不得凌九垓仙人王方平

讀書窮巷中志閑履難諧不如屠沽子乘

各有一遇月為卑仲兼書看共王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山集：全二册 / (明) 康海著；金宁芬校点考释

· -- 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.8

(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)

ISBN 978-7-5097-8351-1

I. ①对… II. ①康… ②金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古典文学-作品综合集-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8942 号

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·

对山集(全二册)

著 者 / (明) 康 海

校点考释者 / 金宁芬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李建廷

责任编辑 / 李建廷 卫 羚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48.75 字 数：846 千字

版 次 /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8351-1

定 价 / 198.00 元(全二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-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卷二十六

记十六篇

固原重修鼓楼记

正德初，河中景君良弼以按察副使治兵固原，既作鼓楼于郡城，垂十有余载，为嘉靖三年，台圯楼敝，视听瞶矣。山阴成君质夫^①，以是官治兵是地，见而闵之，曰：“前人之作系诸后观，失今罔葺，嗣将焉赖？”于是命工鸠材，遴美图远，即其旧址，聿惩往阇。期年，而工用遂訖。严丽靡忝于先，坚致可垂诸后。于是以书抵予求记岁月。

予惟晨夜之令，古昔所慎，况交冲远控之枢，辐辏铃辖之地。申教苟疏，从喻终鲜。是以虽当抚绥作奋之初，而垣墉金鼓在所必先。何也？所以一视听限阃域也。今君之意盖若是者，宜其民之从事亟趋若归。

夫上之人逸道，使民虽劳不怨，则固不止于田里一事而已。况固原夷夏要枢，制臣巨公开府于此，以总辖三边之务，是不但一面之会也。此其使诸其民者，又孰有逸于此者。曩者壬申中夏，猖虜深寇至于泾、邠，百姓皇皇然弃庐舍，蠲老弱，挈资负壮散于原野，至厄肩郭门。方是时，受钺恭讨之臣，冠盖相望也，独不能夷丑弭恣者，非智虑弗及，而攻守靡闲也。用之于有事之后，而未备之于未衅之前。夫何为而不若是者？回思乙丑、丙寅之间，我遼庵先生居制府时，殆天渊矣。予闻君缮墉深堑，百废具兴，有先生之风焉。使后之继君者，亦殚心极虑如君，壬午之寇可千万世勿复肆也。后之君子以予言为何如哉？

^① 成文，字直夫（一曰质夫），山西山阴人。弘治十五年进士，正德元年除武邑令，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。嘉靖二年，以按察副使提兵固原。见嘉靖《固原州志》卷一。

是役也，协谋于君者，镇守署都督佥事郑铭、守备都指挥同知刘文，其指挥某、知州某又承委而董役者也，因并记之。嘉靖四年乙酉春三月十又八日丁丑记。

固原镇鼓楼记^①

固原者，陕西西北大镇城也。唐为固原州，宋为镇戎军，元氏废军不制。国朝景泰初始设守御千户，所以卫苑牧。成化初，满四乱，因升为固原卫。后累置文武重臣守备，故又设固原州，而总制大臣居此以镇，凡榆夏甘肃诸镇听命焉。

正德庚午，总制右都御史张公来。数年之间，兵练事宁，军多暇日，因遍览城雉及文武之署，慨然兴怀曰：“敝者不更，则来者毋视，非所以作军威、明节制、广教习之道也。”于是谋诸文武将佐，咸务聿新，不侈近欲，不废后观，而兵备按察副使景君实任其事。诸既即绪，乃又以钟鼓楼岁久倾敝，不能独废弗理，属指挥施德因旧而增其基，去坏以新其制。作为重楼七楹，东悬鼓，西悬钟，规摹扩然大矣。公曰：“斯不可以利民望、壮镇城邪？”于是景君以使来请记其事，刻之坚石，将贻永久。

夫军府大事非愚所及知也。其钟鼓之节，凡陈皆统之司马以告候省期，盖所当至急也。凡吏能使更鼓分明，尚验其善治，况雄军大镇枢辖要系之地乎？景君恢弘拓广，不劳民费财，而又兴其所宜兴；张公以经略大臣，凡所可为者巨细皆至。由其微以覩其著，则所以安靖边隅，克张戎服，固非偶然也。愚又安可以辞为哉？

楼崇二丈七尺，台如之而广一十三丈，厚五丈六尺，皆以砖石围砌，其悬者又靖康时故钟焉。工起正德壬申秋，至此才一年，已落成矣。亦不足以视民夫！

张公名泰，字世亨，肃宁人。景君名佐，字良弼，蒲州人。正德癸酉冬十月十又九日癸丑汧西山人康海记。

蒲汀记^②

濮州李梦弼为翰林编修五年，由梦弼之祖居京师至梦弼之身，几年婚姻

① 此篇底本置下篇后，康熙本按时间先后置前。本书依康熙本。

② 此文作于“濮州李梦弼为翰林编修五年”“今年余来京师”之正德元年。

李梦弼，名廷相，自号蒲汀主人。康海同年进士。李开先著有《蒲汀李尚书传》。

长养，宜与濮忘去已矣。梦弼蚤夜思得以一至望濮坐濮之里，与濮人问讯欢笑以征其初。然近为天子法从之臣，有不可斯须去者。阅地志，州东南故蒲汀，喜曰：“是盖以居我者，吾何以是私自号之，即不能至濮与汀对，虽终吾之身，命吾为蒲汀主人，吾将甘心焉。”

余闻之曰：夫天下之事，固有不可以定论者夫^[1]？自明哲之士观之，未有不先由其所向，而后得者山林之怀。古人身受天下之任，盖莫有不由也。梦弼生长京国，又举进士高第，为天子贵重之臣。年又少，气质见识又磊落不群也，其将来之受，又可以无可止极，其声名令闻不穷也。乃油油然思其土而不忘，若以其可以终身如华袞之荣我也。夫岂其性之异哉？事固有非我所定者，来日之事吾又安可知也。是则梦弼之志而已。人苟由是心以临于爵禄之间，其所以大行于天下国家者，其可否去舍何如也？又安知耆耄之至，功名之极，不从容游衍于斯，以尽梦弼之志也哉！则由今日以往至于百世之下，曰蒲汀李子之居，未有弗可也。

或曰：昔者漆园吏周尝钓汀上，梦弼岂亦慕其为人之高放乃因以识之欤？曰：否，周放于礼法之外者，中人有羞之，非梦弼之所与也。今年余来京师，梦弼作蒲汀图，凡濮之大概，若可以尽矣。因出示余，遂书此以记。

【校】

[1] “固有不可以定论者夫”，康熙本作“固有不可以定论者矣”。

淡轩记

轩何以名淡，志其志也。志以淡者，何欲其心？无所役于外，直使之泮焉，安闷焉，静也。

夫士生于天地之间，所以修乎身者，欲措之事业，俾万物皆得其所也。顾淡乎无以为与？如皆泮而安闷而静也，则天下奚独于士大夫望乎？然此正所以为天下之望者也。夫居其事者当其事，无其事者默其守，千圣之所不易，而众人之所不能知也。先乎其体而未乎其用，圣人所以无意无必以成天下之亹亹也。苟有所慕，则役之于外，故物我交骛而百殆生也。此安可以语淡也。何也？谓其志无所贵而因无以定也。故冠冕轩车，思荣焉；皓齿嫵嫵，思狎焉；崇楹绮构华藻繁缛，思栖焉；纤罗雾縠芳馨修馥^[1]，思适焉；郑卫浮靡流宫换徵，思闻焉；拂心沮念意恶而情损者，思远焉。故富贵可淫，贫贱可移，而威武可屈也。是恶足以知淡之时义也哉！故曰“憧憧者易迷，孜孜者

易合”，此言反乎淡者也。若淡轩主人者，盖知淡之道而能居之者也。故曰，欲无所役于外，直使其心泮焉安闲焉静也。此主人之所以为主人者也。

主人者，前同知琼州府李公原正也。李公世以《春秋》为江右名家。其先侍郎公与金宪公皆崑然冠于卿大夫之间，而主人以贰府大夫又卓然不为流俗所移。其居官守职，下化而上敦，则淡之施于位也已效矣。今于其致而归也，又以淡名其轩，其所以致意于出处之际，盖甚熟亡盭矣。故大行不加，穷居不损，有古人之所难，流俗之所怵者，是其胸次之所以见岂少之哉！

吾太守持庆公者，天下名大夫也。于予称主人之贤若不容口，盖贤人长者之道固如此。恨予不能撰杖屦从淡轩主人朝夕游，以坐啸于其轩。然但以论说系诸轩左，则虽不能即见其主人，然予亦未必非幸也。太守公曰：“是即可以不朽于其轩矣。子盍以予之。”

正德十四年五月甲寅浒西山人康海记。

【校】

[1] “修髓”，髓，滑也。据康熙本。底本误作“修髓”，髓，骨髓。

无倦堂记^①

平原张君时芳知灵宝之二年，为嘉靖丁亥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举矣。以县治颓弊不可坐待其尽，稍事葺理，咸适完好。已乃作堂于县厅之后，命曰“无倦”。去年予以子栗求婚见山杨氏，过灵宝成聘，见君经营是堂，制不加奢，而材惟适用，心甚重之。今年挈栗成婚，再过是地，君乃寓予以堂。饰无丹雘之丽，坐有间雅之妙，檐楹坚简，崇不逾丈，官廨之作殆不多见也。往在初营，君已以记请予，顾其工未成，至是君复申循前约^[1]，因遂以君命堂之意及作之之难，书付贞石，诏厥后至。

夫有司之守在节财力、致安养而已。士穷居无事，诵习先王之道，苟有所寄，则未有不以此为先务者。勤之于始者，或不能究之于终，加以上吏之摧阻，岁事之乖变，虽有爱民之念，靳不得施，疑畏参于中而敏敢斂于外。穷居诵习之初，于是乎倦矣。夫上劳则下未有不逸者也，上先则下未有不劝者也。一涉于倦，则是二者举无以慰民之望，而国家建官分职之意，与士所

① 作于嘉靖七年。文中云：康海“去年”（嘉靖六年）赴灵宝为子求婚时，张已请海作记，顾工未成而待。今年（七年）海挈栗再过灵宝成婚，张复申前约而作。

以修于家而用于时者，咸以负矣。岂士之所以自待哉？

灵宝之民田瘠薄而赋厚重，加以治河之役迄无宁岁，虽是堂之构亦已难矣。后之君子能以君艰难缔造之心为心，思前人慎用民力如此，而又以君名堂之义是绎，则所以图厥先劳安养之方，殆始终一虑而无以自渝，则君之所以嘉惠于灵宝之民将远而益长，而予兹记益有光矣。君其勉哉。天下之事，未有己不躬行于前而能以术使人兴行于后者也。君其勉哉！

【校】

[1] “君复申循前约”，康熙本作“君复以循前约”。

洁庵记^①

灵宝焦景洋有园在县西郭弘农川之浒，土沃而泽渥，茂林嘉卉蔚为郭西奇观。暇日构屋三楹，以当园之会。杨见山先生题曰“洁庵”。盖本景洋名与字取义，且因以为景洋号也。景洋中子绍恩娶见山第三女；而予子栗妇，见山之季女也；与景洋家有姻娅世契，故景洋视予甚厚。

予两过灵宝，日与景洋游。顾景洋无所不博，盖景洋初为县学诸生，以疾求罢，疾瘳，日惟读书务学，以诵说先王之言，求为乡之善士。后又以出金助边给义民爵。性倜傥不羁，而轻财乐施，婚丧之助岁无虚日。所交与者皆名士大夫，使景洋有未洁，而名士大夫肯与之交乎？景洋家有万金，长子绍富干理益善，故心益休，思益清。有暇扫庵默坐，以思古人之已事与所尝睹见者，櫟括拟比，求其是非所在而私识之，其志意之可尚如此，岂非以理自洁者邪？

翌日子坐心远亭西眺洁庵，见山以予为记，因著景洋之为人，见所以名庵者于义有取也。景洋曰：“有是哉？非谓之所知也，敢不以之而自励乎！”于是见山与诸许昆季咸赋洁庵诗以咏叹之。故士大夫闻者，寄题益多，而洁庵之名满中州矣。

武邑县儒学记

山阴成君文治武邑之明年^②，乃集武邑诸生父老谋曰：“夫教化政治之本，

① 文中曰“予两过灵宝”，知作于嘉靖七年。参见上条“注”。

② 成文，字直夫（质夫）。参见本书卷二十六《固原重修鼓楼记》注。

其学校教化之地也。惟武邑庙学颓敝弗张，式予之辜。幸师生父老能共予成之。”明日遣告于上吏，发县帑召工师。岁冬十月甲子，绩用告成。明年戊辰正月元日，教谕华阴杜文、训导陇西杨锦、仪封黄学，命弟子执状来京师请文以纪。予与成君同游胄监，又同举进士。成君为吏能兴行风教，宜不可辞。乃书成君之意，以告其师生父老及其乡人子弟曰：

夫国家所重于学校之地，亟亟然日惟恐吏弗以为重而坠之，故责宪臣约法度，严教罚，使匹夫匹妇皆勿至佚逸失教也。承平之久，吏咸俯仰官级之事，凡学校故所设置无有几矣。非惟不知修飭，其视其弟子不啻秦越人无所及也。夫武邑，圻内大县，去京邑如此近也。其风俗淳朴，性行敏毅，皆如此良也。盍不以成君所以兴作之意，与国家亟亟于是焉者，以亟亟然兴起而涵渍之，使英雄隽伟之士班班然由是生也。其淳风雅俗、孝弟睦让，悠悠然由是益厚也。

今所作者，庙：大成殿七楹，庀东西各九楹，戟门、棖星门、大成门各三楹，厨房、牲室靡有弗新也。学：明伦堂五楹，斋东西各三楹，尊经阁五楹，其弟子舍号、饌堂、仓廩、射亭，益广启坚固也。

成君多学有执，故其所趋向兴行如此。武邑之士之风，予今以日望之。正德戊辰月日武功康海记。

邢台儒学记^①

临海郭侯纘知顺德之明年，庶政修举，民事熙睦，乃谋文化式崇礼事。命知邢台县康君恕修葺庙学，俾伟俾广，以劝以翼。明年三月绩用告成。邢台县学官诸生偕走币来京师请予以记，用广侯与康君之德。予以去春过邢，凡侯之德声政绩知甚茂也，乃书之曰：

夫邢台之学，自予癸亥之暮过而观焉，曰：“何芜秽不治也？”去年又观焉，曰：“何靡靡如前日也？”^[1]然见郭侯焉，曰：“是非靡靡如前日者而已也。是将以扩而宏焉，伟壮而严焉也。”有来自邢台者，吾如问斯学焉，必曰：“侯且匍匐然靡而宁也。顺德之化其将有大兴乎？”然而诸生请以成矣。噫嘻盛哉！

政与教之不可并也久矣。豪智之士多疏略礼义以先禁刑，故见有亡犯者

① 康海于弘治十六年冬送母归武功时，曾路过邢台，弘治十八年由武功返京途中又经邢台，邢台县学官诸生来京师请记，应在正德元年。

遂安以肆焉，见诸生执礼弗隶弗下，则惓惓怒欲治焉，曰：“吾何得区区以教为也。”夫如是，故民日不亲而风俗衰焉。民日不亲而风俗衰，故上以无畏，小无以恃，贸贸焉率而伪焉。贸贸焉率而伪，故放放焉若禽兽而弗能悔焉。民皆放放焉若禽兽而弗能悔，是恶贵乎为人上也？侯之德，宜邢台之人有勿忘焉。凡郡县之役，制之于上吏，益之以疲敝，则未有勿废也。康君虽力能从事，使微侯在上焉亦已已矣。

庙之制，正殿五楹，东西庀几楹，大成门几楹，戟门几楹，学之堂斋号舍各几楹，而榱桷修饰皆百倍旧也。诸生云：旧庙稍与学舍偏匝，今稍东迁之，故能广且宏焉。外又作两坊，皆壮丽可辅，可谓伟矣。

康君，齐之陵人，能笃信守也，故能为侯与。与康君谋者训导黄锦，严桂谋之而画度营作，终郭侯、康君之委者，生员柴瑁、戴惠也。其县丞李钊与义官二三人，又掌役者云。

【校】

[1] “何靡靡如前日也”，据康熙、乾隆本，底本少一“靡”字。

阆乡儒学记

朔州孟周令阆之七年，为弘治辛酉。人民既和，庶政咸举，方有事于学宫。葺其敝坏，广其狭隘。三年癸亥，绩用告成，将图所记。余适以恩命奉母归里，学官及诸生走来以请，极言周所以恢拓兴作之事，未尝劳力费财，又未尝假色上吏以便宜其力。分巡王按察钦以周之力，于是也立处百金与之。周又惧后者之不壮，与所邻又浮屠之或以移易士习也，又迁而取其地以益之。予闻之甚喜^[1]。明日与诸生往观，不及奢靡而严正已极，乃叹曰：若非今之所谓令乎，何独若乃尔也。假上吏之色营缮无益缘饰多利，彼岂以是为不善也，而亦乃无一人之肯为是，如周所用心者，吾奈何可辞也。来当为若为之。

夫有司之职，其所宜最先者，莫如人民。而自安养休息之余，所以振作教化使不失其道，则莫先于学校之政。国家深仁涵渐，百十年来申重恳切已谓至矣。而天下之吏澹不加意^[2]，如秦越之视。其要名侈炫之徒，或又举而不终，随人移易。由周之迹观之，使令皆如周焉，民夫何有不教也。

庙与学并。庙左屋以间记，门堂十有一、庀二十有一、厨六，皆庙。门堂七、斋舍六、号舍二十、廨舍三、饌厨九，皆学。其庙东西又牌坊二，盖自洪武时县令金元亮创为至今，已百有四十岁，岁远人亡，可知其陋否也。

吾闻君子之心，惟所加者能自渊实则功效自大。闾乡之士将由是以往，必继有铮然以出为世鸣者。予将以日望之。

相是役者县丞黄歆、主簿周冕。后二年乙丑季冬十二月，教谕程实，训导王达、葛腾与诸生张徽等复请，是夜移宿灵宝行署，遂记。

【校】

[1] “予闻之甚喜”，据康熙、乾隆本，底本无“予”字。

[2] “澹不加意”，乾隆本作“漠不加意”。

五幸亭记

五幸亭者，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^①。

何以“五幸”名？幸者，人所难遽遇，难遇而遇之，所以幸也。皆识其所乐。逢五者何？治乱安危，世之恒事，生丁福世，蚤冒休德，不知兵戈之事，虽尝孽人侮顺而耆旧登庸，政理未盭，群盗奄平，海宇澄乂，使得逍遥游偃于太平之世，以为之氓，此一；仕者弃亲戚去坟墓，虽以浅薄致闲，然能常守先人之坟墓，使享不后时，间又与乡党故旧论心话宿，倾倒往来，则志愿恒毕，百想咸谢，此二；居官服政，非雄才敏识则不能致名，实博徽美，心肆意狂^[1]，虽事之所至不敢不勉，然稽之古人，仍多抵牾，乃以有罪去役，不妨贤路，此三；古之贤人君子，不在朝则在野，在朝服政，在野服耕，耕作之事非力胜年富，则不能亲，而以未老之年，优游畎亩，克终初服，此四；载籍者，礼义之府，士之源也，非闲静安遂则不能熙理而致深^[2]，非气盛志强则不能磨精而契隼，耕作之余，身有余力，心有余趣，随所披阅，悉可无倦，此五。

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闻之曰：此五者，古人之重也。北山子有是哉！是可以观北山子矣。遂大书于亭，以为之记。

【校】

[1] “心肆意狂”，嘉靖、乾隆本作“心鲁意狂”。

[2] “熙理而致深”，嘉靖本作“颐理顺而致深”，乾隆本作“探蹟而致深”。

① 北山夫子，杨武之号。

瞻云楼记^①

江东雪崖沈子有大人曰石泉公，操履方正，非礼不形。雪崖子既长就学，于是建楼三楹，使居业于中。雪崖子承志自强，寒暑罔间，故学日以富，誉日益隆。江东人士无小大皆知雪崖之诣精且淳矣。乃石泉公捐弃宾客，雪崖子抱痛茕茕，若不可更生也。其友前溪景太史伯时，悯厥孝思，题其楼曰“瞻云”，属名士金琮氏书以扁之。一时公卿大夫咏叹其事，若诗与文辞灿然盈楮^[1]。又不幸雪崖子抱志未售，而其子麓村侍御痛自砥砺，卒成雪崖子之志。取科第，登膺仕，陟耳目之司，备风纪之任，观风关内，究弊源，释冤滞，马政聿新，茶禁罔盪。由予私所睹见，近代实鲜^[2]，诚所谓独知大体，刻綏厥猷者也。比者天子大孝既成，推恩臣下，雪崖子与其配获赠封之典^[3]。瞻云之孝，麓村与有光焉。诗曰：“教海尔子，式谷似之。”又曰：“子子孙孙，勿替引之。”前溪之题，岂非锡类于雪崖子之子孙邪。

予先曾大父太常公葬江宁新亭，江东士大夫视予若有里閭之谊。予大父及先人、先兄皆生长其地。曩在京师，与江东士大夫接，不啻亲戚，故雪崖子之学之行闻之殊稔。於乎！士有抱艺履贞不获其志于身者，多遗之子孙。观麓村侍御，顾不信哉！

雪崖子有举业文千余篇，藏之家，学者取法焉。诗五卷，命曰《雪崖集》。清新尔雅，人多传诵，与其行谊备载前溪所撰墓志。诚所谓豪杰之才，君子之道，万世不可废者。因括其大略，以为瞻云楼记。沈氏子孙其益有以自励也夫，其益有以自励也夫！

嘉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甲子浒西山人记。

【校】

[1] “灿然盈楮”，康熙本作“灿然盈牍”。

① 瞻云楼为沈沂（即石泉公）为其子沈琪（即雪崖子）所建诵读之所，在金陵（今南京），见焦竑《式好堂记》。沈琪之子“麓村侍御”沈越，字中甫，江宁人。嘉靖十一年进士，授罗田县令，移平江，罗田立祠祀之。为御史，执法峻整，以风力称。后因忤严嵩左迁开州判、德安同知，告归。著有《麓村诗草》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》等。见黄之隽《江南通志》卷一百三十九。

“前溪景太史伯时”即景旸（1476～1524），字伯时，仪真人，著籍上元。正德三年进士，授编修，官至南京司业。有《前溪集》。

“金琮氏”，据嘉靖本。底本作“金琮氏”。金琮，字元玉，自号赤松山农，上元人。工诗，善书。文徵明极喜其作，装潢成卷，题曰《积玉》。

[2] “近代实鲜”，嘉靖本作“厥偏实鲜”。

[3] “获赠封之典”，康熙本作“获邀赠封之典”。

固原南郭迎诏亭记

此亭固原故未有，自陕西按察司副使山阴成君文治兵固原始有之。九经之道，严于宾旅，况制诏及境乃独草草然绵鞠而由区，非所以尊册命崇观听也。成君以书谓予曰：“亭小而系重，尚为我记之，以诏来者。”予因书以贻君，刻诸壁石。

亭垣延一十几寻，广几寻，有大门、中门。由中门为甃道进露台及亭。亭三间，傍为厢房各三间。嘉靖乙酉正月肇工，四月工讫落成。又越月甲子，汧西山人康某记。

西宁卫重修儒学记^①

夫子之道在天下，犹饥者之食，寒暑之衣，不可一日无者。明兴百六十年，文教大明于世，薄海内外莫不各有学校之教，以淑人心，以崇大化，以教育贤俊纲维治理。其意厚，其效长，成周之后未之有也。而天下犹有不能尽如往昔之盛者，此则其有位者之责焉耳。然亦必有良监司以提挈于上，而旧者新，废者举。故士熙熙然以自尽于学，而天下之才有不可胜用者。其法制之善系于庙堂，兴行之美由于有位，非一日也。

西宁，古月支湟中之地，入明为羌戎大控。执事者请建学立师，使远人知有君臣之义而已。垂若干年为之上者，稍不加意，则弊坏相仍，学者罔赖。嘉靖二年四月，巡抚甘肃等处都御史陈公禹学校历是地，兵备按察副使陈君文相以白于公，心切悯焉，遂同发公储，命指挥祁麟董其事，而以指挥田登督之。明年七月，巡按御史卢君至后有所发以益其工。比及落成，西宁军民小大咸喜。士思学，俗思厚，彬彬郁郁老稚诵于衢巷，农谣于野，商叹于涂。乃走其生员孙铭、程章东来武功求纪厥实，用传来裔。海不佞敢以二三君子之意，告诸西宁之士大夫小子曰：

惟国家建学立师以教育士夫小子，德意甚厚。然九重高远，士大夫小子

^① 据文中所叙，此文当作于嘉靖三年或略后。

陈九畴，字禹学。参见本书卷十五《九日哺闻禹学将至，喜而有作二首》诗注。

陈君文相，参见本书卷十六《寄陈文相宪伯》。

学与不学，上弗能知也。顾惟二三君子以执事莅降兹土而兴行之，稍有弊坏则加葺焉，曰：恐士大夫小子无以居业求志也。乃士大夫小子不自砥砺以求诣厥成，夫岂九重与二三君子之意哉？学敝则思葺，业荒则不思所以为治，是惟士大夫小子之自弃焉耳。於乎勉哉！天下之才不相远，其奇伟超拔者乃独多于辽寂幽僻之地，其自奋有然也。故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夫子之言岂欺我哉！

学故有庙甚壮。今但加彩饰，而堂斋号舍视旧益增，而规模宏远矣！

固原州重修庙学记^①

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公，以提督军务开府是地，谒庙视学，颓敝尽矣，谓兵备副使桑君曰：“夫民易使而难令也。苟不示以向方，则孰知尊君亲上之义哉！学校之设，所以明乎是者。今敝而不治，生则何居？士无居所，肄将焉藉？”桑君曰：“唯。”于是出府库之羨，责工求善，量费计支，不逾年工用告成。固原师生属生员沈宗尧来请述兹事，刻之坚珉，以永久公与桑君之惠。

予惟固原北镇三边密迩要害，学校之教，自前尚书秦公开创以来，当涂君子或有不逮乎是者，固非以作兴为末务也。见与不见心虽同，而迹顾异耳。唯公承明命秉节钺，凡兵事之倚伏，士气之强弱，振作既严，条格斯当，故灼知学校彝伦之教有益于入，而与桑君兴行如此。所以重本训兵，其义远矣。故民之趋事惟恐或后，岂声音笑貌者能之哉？为固原之士者，当绎思公与桑君之意，奋迅激昂，求必无负其所教，俾君臣父子之道，大明于边圉。使凡固原之人得以观感兴起，则战思勇，忿思难，风俗日厚，勇敢日作，敌王之愆，遵王之义。诸镇之人咸又望风效法，远迩画一。岂非学者之至愿，斯人之懿行乎？否则，群居终日，无所用心，不但自负于公与桑君之望，并与天之所以生乎我者，暴弃之矣。岂所以自待耶？

是役也，提调则知州赵承祖，综理则指挥王佐，千户郭完、张凤，学正李鹄，专司出纳则训导朱崇易。工始于某年月日，讫于某年月日。而殿庭门

① 王公，当即王宪。参见本书卷九《王总制维纲凯还歌》诗注。《固原州志》载，其于嘉靖五至七年以兵部尚书兼都御史提督陕西三边军务，六年因军功加太子太保。

桑溥，字汝公，号泽山。山东濮州人。进士。正德末任华州知州，后以副使于嘉靖四年任兵备，在州三年，嘉靖六年，以功升浙江按察使。

知州赵承祖，山西介休人。嘉靖四年由举人任。

以上均见嘉靖《固原州志》。文当作于嘉靖六年王宪加太子太保之后。

庠以及堂斋号舍，坚固壮丽甲于中州者云。

肤施县释典孔庙记^①

肤施县学故有庙有祀。自国家来乃以县附府者谓府学，有知府率其官属与两学弟子祀之，故不复置庙，虽故有庙者，亦皆罢祀不举。曰：“不可烦乱渎神也。”肤施弟子及其先生故儒咸曰：“夫庙毁故可以勿祀也。今县学有庙未毁，可忍弗修理焉？”乃共告于知府王君，曰：“是不可弗修理也。”乃即其故庙力更新之。凡规模垣宇益广敞宏大也。乃由是自其府祀毕，事以少牢释典庙中。县学弟子及其先生故儒，皆欣然喜、颺然以为荣也。乃属其徒走币来京师请记其事，曰：“夫子勿以辞也。”

昔吾尝闻之人焉，神明之际其有礼者不可乱也，非独崇敬慎严威敬耳^[1]。夫敬者，所以明人事神之大义也。然犹有礼也，故当否之际，君子慎焉。惟夫子功德高厚，天下思慕，其形容不可得也，故于是即祀以报之。自天子之都以及郡县闾巷之远，亡贵贱小大，通祀之靡间也，曰：“此以输布其仰慕夫子之道之德，所以崇敬希德之道者也。”夫由是虽人人祀之亡不可也，况故庙乎，况乎学官弟子所以朝夕讽颂其道而思企之乎？

王君者，名彦奇，字廷简。蜀郡云阳人。以户部员外知延安，延安之士之民皆服其教，故于王君之作乐趋其事而欲识之如此也。

【校】

[1] “非独崇敬慎严威敬耳”，康熙本为“非独崇敬慎严威仪耳”。

徽山书院记^②

徽州在陇西诸山之中，其形胜甲于陇表，其产又多英俊琦瑰之士。明兴，学校之设遍天下。当时兵革之余，士之知学者殊尠。中叶以后洎我圣天子临御以来，观感既久，士罔不奋弦诵之音，僻壤亦浹。

① 据《陕西通志》卷二十二《职官》，时为延安知府的王彦奇，其赴任延安为弘治十四年，知此文当作于弘治十五、十六两年中。十六年冬，康海奉母还乡，肤施县弟子没有必要再远赴京师求此记。

② 徽州，此指位于甘肃东部之徽州，治所在河池（今甘肃徽县）。据文中所叙，此记当作于嘉靖十四年或略后。

嘉靖乙未监察御史新野刘君一夔行部至徽^①，谒庙视学已，乃进诸生而语之曰：“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兹学号舍俭少，生徒充溢，群居无所，玩愒而已。学傍闲地既多，与其回讲他所，曷若别为书院一区，分徒肄习，使学官易于稽考乎？”于是属苑马寺丞宋某统其州官，营建讲堂五间，号舍二十四间，门三间，榜曰“徽山书院”。厥工既讫，学正徐行具其始末，遣生员高克己、段伟请予为记，勒于贞珉，以示徽之后学。

予闻御史君风裁之美于士大夫之间，先大体而略琐细，谨实行而黜虚恢，私窃仰之。以为马政沿袭之弊将因君厘正，以福吾关内无辜之民，乃其兴行教道又如此！予虽疏旷日久，实用欣承。因以御史君之意告于徽之后学君子曰：夫道若大路，然士惟不知所以自求，故日以为远也。即能以言语文字取高第，占廛仕，支蔓之末身心奚益？故行非其所言，而效远于所学，卒为天下大笑。虽呶呶据案，寒暑无间，非学也。君子之学，将以致其道也。古之人惟有以求致其道，故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御史君于诸生求如是而已。后学君子尚有以思御史君所以营建之意矣乎？则徽山书院将与白鹿、嵩山比矣。予将敬以俟之。

① 刘君一夔，名良卿，河南新野人。嘉靖五年进士，授江都、宁城知县，政绩茂著。擢监察御史，巡查陕西。终淮安知府。祀乡贤。见乾隆《新野县志》卷五《人物志》。

卷二十七

记十六篇

河津祠堂记

河津令樊恕夫氏，遣其生员马廷辅持河津士夫耆旧之状，请记大酉祠堂于予，将刻石龙门焉。

予惟官有惠政于民，其去也，民思之，为之建祠以祀，用志不忘。故官无愧心，民无谀志。然及其尚在也，而亟为之，君子或有疑焉。苟诚出于民无所为而为之，虽冒国禁、涉众嫌，庸何伤乎？昔者蓝中丞抚陕讨蜀，开府汉中，民感蓝之德爱，建祠肖貌，蓝亟却之，民亟成之。比蓝南迁，民号泣遮道若失怙恃。今又二十五年矣。祠益加壮丽，岁时伏腊云集雾辇，蓝复能靳耶？大酉山人文章治行，予虽未见，然孳孳于学与名实之间，盖古志士之操也。平阳民争与建祠，感德如此，德之在人何深也！河津又平阳西鄙，大酉或不能数至者，可以觐大酉之治矣。於乎盛哉！

祠肇工于丙申月日，落成于丁酉月日。是岁二月九日戊午记。

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蓝公生祠记^①

汉中府士大夫耆老介其老寿者一人，执礼币诣予所请之曰：“某等长养承平之后，生不识兵火战伐之事。自诸贼作乱以来，父子不相顾，室庐田畛不得守。幸赖天子神武，诸贼皆渐就殄绝。父子得相顾，室庐田畛得相守矣。

^① 蓝公即蓝章，字文秀。参见本书卷二十二、二十三《与蓝文秀》注。

《国榷》载，正德九年正月“蓝章为南京刑部右侍郎”，则此文当作于其南调之前，正德八年前后。